

首獎

身體

◆ 陳群堯

貨運按下門鈴的時候，我立刻警覺並抖擻地退去身上日常沾黏的疲憊走下樓接過包裹。

「歡迎回家。」我說。

接下那被包裹得扁扁長長的紙箱，拿起美工刀割開膠帶的黏貼處，從裡頭抽出，看到霧濛的泡泡紙包覆著，我撥開膠帶邊緣鬆解，媽媽卸下泡泡紙顯露了出來，像緩慢的更衣，直至裸體。

再次見到媽媽，我很開心。媽媽離世後的幾年，生活已經沒有辦法再有更多她的新消息，能再看到她，即使已經過了一陣子，記憶仍舊感覺鮮明，碎片得以再次接近完整。

那是一張媽媽裸體的照片。

她的雙手往上伸，拉長自己身體的曲線，那是她熟知的某個瑜伽動作的延伸。她一絲不掛的跪坐在床上，腹部開刀的痕跡蔓延至下腹終點有一片嗎啡貼片服貼於肚臍左方、因生病而鬆垮的皮膚以及消風的乳房開敞得一覽無遺。

她側臉的一瞬間是緊貼著自己而笑著的，當時我按下了快門。

我跟爸爸決定清空客廳書架一隅將這張媽媽的相片擺放上去，縱然家裡已經有許多為了紀念媽媽而擺置的畫作與相片等等，但是一張媽媽的裸體——特別是生病後的裸體還是第一張。

我們都非常滿意這個位置，書架與我們比肩同高，相片擺放上去，身體輕輕一傾便可擁抱，那跟媽媽的實際身高是相近的。

當初醫生提及要為我們安排裸體速寫模特兒的機會時，媽媽第一次在診間笑了。

媽媽曾經當過裸體速寫模特兒。

大學時期寄託於藝術大學的氛圍裡，裸體模特兒是風景之一。一位舞者朋友曾在校內美術系的成人繪畫班擔任人體模特兒，後來則因為時間安排出現空缺找上了我，問我是否有時間能接洽，或者有沒有其他人選。

「那我問問看我媽媽？」

媽媽是瑜伽老師，身段柔軟，體態的保持不在話下，且舞者朋友是我親密的友人，我也曾經在那堂課上擔任過裸體模特兒，現場的環境不壓迫，能夠尊重模特兒的身心狀態，我想著可以讓媽媽去試試看，便

向她提及。

「要不要試試看當裸體模特兒？我向雁推薦妳，她之前也有去當過。」

「哎唷！妳媽的裸體可以看嗎？」

「可以啦，繪畫的養成本來就是要去觀察各式各樣的身體呀。」

我的餘光看到媽媽緊盯著電視的神情有些鬆懈。

「而且妳的身體很美。」我緊接著說。

媽媽在兒時保守的農村民情養成與個人的志趣探索之間被切割成了兩半，兩半皆回首望著彼此，難分難捨。兒時望著媽媽許久的我早已察覺，她的內心有一份特別難以被追問的渴望遲遲被她拋下，直至現今，我看著這一切也漸漸成人。

因此當我投身在戲劇的環境裡，每當我看到有什麼開放給無經驗者或是樂齡的身體、戲劇工作坊，我都會一一探詢媽媽的意願，要她去體驗看看。

媽媽的頭一次模特兒體驗，因為我有其他工作行程，第一次便交由好友雁協同陪伴，由她陪同媽媽一起當模特兒。

當天下午我在工作現場時確認手錶——

（應該要搭上公車了，否則會來不及耶！這個時間應該要到了吧？不知道現場有多少人？不知道媽媽有沒有用很尷尬的方式向大家打招呼……不知道她有沒有跟雁亂說一些我的祕密？）

傳訊息關心媽媽的進度，她只簡單的回覆「到了」、「開始了」，隨後使用一兩張貼圖敷衍我。按錶注意到應該結束了，放棄媽媽的回覆品質，便傳訊息詢問雁。

「還好嗎？」

我問。

「(……)」

輸入訊息的點點跳躍著。

「阿姨很厲害耶！很放得開！」

「哈哈哈哈哈，太好啦，過程都還好嗎？」

「很棒，再傳同學們的作品給你看！」

我情不自禁的在文字訊息裡頭打了許多個哈，鬆了一口氣。

那天我比媽媽提早在在家等候著，大門打開時隨即聽到媽媽的一口嘆氣，終於到家。

「如何呀今天？」

「哇……小雁身材很好耶，夭壽！」

「哈哈，那妳還好嗎？」

「喔！大家都說我的筋骨很嫩Q，老師也蠻滿意的，應該還不錯吧。」

「那下次有機會妳還想再試看看嗎？」

「你覺得會再找我嗎？我已經是歐巴桑了耶。」

「我可以再問看看雁，她今天也跟我稱讚妳很棒呀。」

媽媽有點害羞的神情，此時她已脫下高跟鞋走進家門。

「還是下次你陪媽媽一起？」

「不要啦……」

記憶讓我們動彈不得，反撲自身，讓我們想起當下的寸步難行。

生了病自然得割捨許多原本可以做的事情。媽媽收起她的高跟鞋，因為身體的肌力下降，高跟鞋會使

她行走吃力。她收起她自己剪裁修身的牛仔褲，因為那會提醒她自己瘦了多少。她早已割捨自己長長的頭髮，也不在出門前用那些香的慕斯抹勻頭髮。她在鏡前悠哉化妝的心情也被消磨殆盡，反正出門的目的地通常也只有醫院，醫院沒有人會誇獎她眼線畫得好，久而久之，我也沒有再問。

媽媽的臉變得黯淡。

我看著不忍心。

患病之後，每一件媽媽過去喜歡穿的衣服全部都無法再符合身形，主人變得陌生。媽媽的身材小了一只一號，那些本該突顯身材且玲瓏的衣服變得鬆垮且漏洞百出。過往媽媽在冬天時也不常穿外套，頂多出門時在長袖外鋪一層罩衫。媽媽不怕冷，因為她說她身體好，有在鍛鍊。「哪像你們這些奧肖年。」她說。

看著一件件衣服懸吊在衣櫃久久，恍然一瞥，我看見媽媽過去的身影站在那裡，一具一具，隨後驚覺此時此刻的冬天她便要開始怕冷，而今年特別冷。

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一隻羊在草原上對著我叫，叫了又叫，羊隨後不看我了，卻持續的一直叫著，我內心感到一種漠然的沮喪。猛然一驚醒發現媽媽在地板打滾，她為了釋放痛同時又得壓抑叫聲，形成一個噩夢的實體。

昏暗的房內她甚至不敢開燈，我在黑暗之中摸著聲音找尋她最痛、最尖銳的來源，看見她黑成一團影

子激烈的隨痛晃動著，我的眼睛來不及完全睜開便過去抱著安撫著她。醫師的囑咐提醒要我，每當媽媽疼痛的時候，要跟媽媽確認是腹部的哪個位置在絞痛。

「哪邊？是這裡嗎？」我按壓在她腹部膨起、腫硬的部分。

「全部……」媽媽的手不斷地搓揉自己的肚子。

「全部都好痛！」她說。「好痛好痛好痛……！」

她哭了，但眼淚緊緊鎖在聲音裡。

她就像是深怕對疼痛太過無禮而壓抑著自己的情緒，免得更加激怒對方被還以更無人性的壓迫，媽媽將聲音壓扁、拉長。夜半的臥室裡頭，空氣被媽媽塑形、整理，建構成一個沒有出口的密室。

「我好醜。」媽媽會說，對著鏡子說、對著樹說、對著藥說、對著我說。

與媽媽一同早餐的時候，我看著她沮喪的神情，吞下她的醜。

媽媽側臉看著街道，樹蔭在她臉上打出一片陰影，唯獨眼神透光。

那天媽媽笑了，我在一旁看著，窩在房間的沙發上，拿著相機看著媽媽的裸體，生病後的裸體。

醫師決定為媽媽安排裸體速寫的活動是源於她曾聽媽媽分享過去擔任裸體模特兒的事。我們的主治醫

師方醫師一直致力於用各種接觸身心療癒的方法來陪同病人一起面對療程所帶來的生命變化，初耳聞醫師提出的點子時，我只想著或許媽媽會開心，而媽媽若能感到開心，暫時脫離病人的身分，對我來說會是最大的安慰。

擔任繪畫速寫的是方醫師邀請的一位女性藝術家玉春阿姨，年紀和媽媽相仿，自小學畫，發展出極強的個人風格，曾舉辦過展覽。繪畫的風格強調身體線條與大塊肌肉的捕捉，在簡潔的塗抹裡卻能看到溫煦的細節呈現。把媽媽的身體交給她使我感到放心。

我們找了一間醫院附近的飯店，為確保房間有充裕的空間可以作畫，我們訂了一間四人房的房間。在媽媽結束療程並休養後，確認執行的時間點座落於副作用影響最低的期間，決定了日期。

我有些錯覺我們是來渡假的。

我與爸爸還有媽媽提前一天入住，媽媽當晚在飯店的販賣部看到了精緻的小糕點想嚐鮮，享受飯店的氛圍，爸爸便讓她買了。但是後來媽媽又委託我幫她買一碗泡麵，小糕點被擱置在房間內的茶几上，我將它吃掉。媽媽吃了泡麵沒幾口還是開始反嘔，在漫長的進食勞動下她將湯喝完。

「怕明天沒體力哪！」她說。

我很久沒有看到媽媽的裸體，全然的裸體。

媽媽的身體總讓我明白一些事情。

她會漸漸凋零。

媽媽坐臥在床上，鬆弛垂下的乳房，平坦的小腹更突顯腫瘤所在的位置。纖細的腿靠攏，延伸腿部細細黑黑的微血管在皮膚上點描出雀斑似的暗沉。身體充滿皺摺，皮膚肌理四處安放、垂下。媽媽的臉平靜、放鬆，任由任何神情降臨自己身上。

「媽媽好美耶。」我說。

房裡是安靜的，玉春阿姨坐在可以正眼觀察媽媽的位置，水沾及顏料塗抹在紙張上，水與紙面摩擦的波動聲觸動了在場所有人的身體。

「真的，好美。」玉春阿姨藏在小巧眼鏡下的雙眼眨動，來回在媽媽及畫布之間往返。

「您不嫌棄啦！」媽媽回應。

偶爾我會忘記媽媽的肉身有重量，因為她現在實在過於輕盈、易碎。潔白的床面因媽媽身體的翻移出現的皺褶是那麼小巧、精緻，她正回到她自己的身體移動裡，不再只是被腫瘤及疼痛牽引、拉扯。她在那整潔、令人神清氣爽的床面上踩踏出自己的印記，像是孩童踩踏一面平整的沙地，媽媽欣喜地笑了。

我回到了過去，但確切來說並不知曉自己回到了哪一個時空。

「我知道，妳不再覺得自己有女人味。可是我不認為現在的妳不美。對我來說，現在妳的身體上面刻有屬於妳自己最獨一無二的軌跡。如果我們能有這個機會讓其他人看見與疾病共處的身體，且讓有無數跟

妳面臨同樣狀況的人能看見自己的美好，那不是一件很棒的事嗎？」

她沉默了一陣子，我擔心自己是否說得太過自以為是。

「那這一次你跟哥還有姊都陪媽媽一起好不好？」

早餐的熱紅茶涼掉之前，三個孩子早已學習穿戴整齊，然而又將其脫下，回到媽媽身邊。

現場只有我、媽媽及玉春阿姨。我脫下我的衣服，感到有些赤裸。「都是媽媽生的呀。」她總會這麼說。

「這是小兒子，我的寶貝。」媽媽向玉春阿姨再次介紹我。

我感覺我身體的重量將床往下壓，媽媽將她的身體倚靠著我，雙手攬著我的手臂，她像是在抱著一個男人、一棵樹，她將身體的重量寄託給我，她有些累了。

沒有問起哥哥與姊姊一同與媽媽赤裸接受描繪的心情，只知道他們各自回到媽媽的身體身邊，就像我們各自出生。最初與最終，我們都會獨留媽媽在屬於她自己的舞臺上謝幕。

讚美的聲音此起彼落。

我按下快門，捕捉了媽媽接受掌聲的那一個笑容。

我將這一張相片洗出並參加癌症基金會的影像徵件比賽，有幸得獎。作品取名為〈身體〉。當時我心臟撲通撲通的跳著，快門眨眼的同時，媽媽的身體又遙遠了一些。

作者簡介——陳群堯

臺灣藝術大學戲劇系畢業，目前就讀臺北藝術大學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劇場演員、寫文字、居家清潔。打從心裡愛著這個世界，喜歡曬太陽和分享太陽。

評審意見——謝旺霖

關於至親的逝去，過去的書寫多半傾向沉重的傷痛。〈身體〉特殊之處，則聚焦在曾經身為瑜伽老師的母親，罹癌前後身體的變化。屢屢以輕盈的筆觸，托起沉痛，層層推進，找到生命缺憾的溫柔與美好。

收起高跟鞋，剪去長髮，不再上妝，縮小的身材再也搭不上那些突顯曲線的服裝，「一件件衣服懸吊在衣櫃久久」，「媽媽過去的身影站在那裡，一具一具」，看似輕描的日常，或許不忍直言，一切都無法恢復了。

或許如此一一卸除，才得以見到後來那場對身體的省思：當畫家描繪母親的裸體，自己拿著相機從旁拍攝。鬆垮的乳房，充滿皺褶的膚肉，小腹隆起的腫瘤，赤裸地坦露與疾病共存的身體，反而呈現毫無保留，真實的美。

而最令人動容的，是母親也請三個孩子，陪伴她參與這場裸體速寫。「最初與最終」，孩子彷彿回到初生那樣，母親謝幕。

文末按下快門，「媽媽的身體又遙遠了一些。」呼應行文一開始，包裹寄來，正是當時自己為母親拍

攝的裸體照片。〈身體〉文字，巧妙連結繪畫與攝影，交織的藝術縫補缺憾，宛若聆聽旋律無盡的生命樂章。